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 卷六十七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六十七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君

漢高祖

附田儼 彭越 陳豨 吳芮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七

宗之五

漢劉濞

劉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閒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士鎮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



五十年東南有亂嘗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  
渾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  
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卽招致天下亡  
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  
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  
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  
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曰天下一宗  
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  
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  
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

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  
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又覺見責急愈益閉恐  
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謀亦益解然  
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  
存問茂才賞賜閭里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  
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  
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  
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及景帝卽位錯爲  
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祖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

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  
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  
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際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  
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驕恣  
公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入謀作亂逆今削  
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  
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  
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  
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  
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

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  
憚之於是廼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  
肖有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  
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  
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  
曰狃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  
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  
疑無以自白脅肩系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  
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  
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

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臣同  
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  
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  
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惑天子侵奪諸侯蔽  
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亂之意人事極矣彗  
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  
王內以鼂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徻天下所向者  
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  
王率楚王畧函谷關守棗陽救倉之粟距漢兵治次  
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

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廼身自爲使  
者至膠西而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  
不能爲漢十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  
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  
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旣新削伐震  
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  
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  
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郎  
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  
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

國之發也吳王率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  
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率先諸年上與寡人  
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  
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  
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  
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  
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  
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  
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  
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



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  
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  
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  
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  
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王與寡人西面  
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  
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  
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  
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  
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



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  
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  
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  
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  
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  
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  
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  
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賜封皆倍軍法  
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  
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

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右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  
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廼遣太尉條侯周亞  
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豎豎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  
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  
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袁盎召入見上問以  
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鼂錯擅適諸  
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  
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  
而俱罷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以盎為泰常  
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子德侯為宗正輔親戚使至

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  
拜受詔吳王聞盜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  
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盜而留軍中欲却使將盜不肯  
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亡走梁遂歸報條侯將乘  
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  
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  
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  
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  
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  
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

淮泗口塞吳饑道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制  
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  
兵絕吳饑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  
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  
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  
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  
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  
自損耳吳王固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  
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  
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

山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  
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秦楚之郊事敗矣吳王  
問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摧鋒可耳安知大慮于是王  
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  
爲將校尉行間候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  
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  
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  
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廼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  
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  
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

下邳不過食頃今天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  
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  
遂將其兵北畧城邑北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  
尉軍聞吳王敗走之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  
未至癰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旣破敗走於是天子制  
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  
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  
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  
先王宗廟爲漢蕃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  
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

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  
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卬光  
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  
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  
殘民家掘其丘壟卽爲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  
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  
大夫擊反虜者深入多斬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  
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  
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其  
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

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愨條侯於上上  
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  
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  
城守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  
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  
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  
叛散於是吳王薳與其屬下莊十千人夜亡去度淮  
走丹徒保夷越夷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  
使人以利啗夷越夷越卽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  
縱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

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  
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土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  
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三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  
跣席豪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  
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  
曰吾士卒皆以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頽當遺  
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降其罪復故不降者滅  
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  
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若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  
菑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  
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  
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  
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計已  
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以不聞及未有  
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  
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卬等死  
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  
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  
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  
月皆破滅

齊孝王將閭

孝王將閭悼惠王肥子也孝文十六年與諸弟濟北  
 菑川膠東膠西濟南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  
 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  
 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  
 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  
 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  
 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  
 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  
 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



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誅路中大夫  
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  
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樂布平陽侯  
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  
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  
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  
殺也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  
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

漢劉長劉安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  
帝八年從東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  
王不敢內宮爲築外宮舍之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  
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  
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  
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  
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卽自殺吏奉  
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  
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卽

立子長爲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卽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詣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衷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戮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徇其志爲

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呂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



補大王逐漢所置而稱自置相二千石皇帝翫天下  
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  
皇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  
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廼輕言恣行以  
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  
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  
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  
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  
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  
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一在輕廢

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  
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  
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  
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  
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  
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當出入危亡之路  
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  
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

史纂卷之三十一  
漢書卷之五  
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  
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  
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主者坐  
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衛主客出入  
殿門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  
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  
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  
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  
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  
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亡死陛

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臯過恐懼伏  
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  
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  
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  
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闔越匈奴事覺治之  
廼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  
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  
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擬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  
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

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闔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謾吏曰不知安在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

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卽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

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三斗令改美人材人得幸者從居於是盡誅所與謀者廼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廼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上即令丞相御史

逮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廼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叔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廼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天廼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

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廼屬之相已將兵四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王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廼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海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

喜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廼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

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恠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星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且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彗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詞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

內泄事廼與太子詐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廼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母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一餘日會有詔卽訊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

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  
王王使人候司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  
子遷謀曰漢使卽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  
有非是者卽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  
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顏色和問  
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  
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  
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一縣  
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  
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

之廼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卽賀王王以故不發  
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耻之爲反謀  
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爲亡女言言上無男卽喜言漢  
廷治有男卽怒以爲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  
地圖等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宫車卽晏駕  
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卽長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  
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  
萬世之後吾寧能北向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  
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  
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

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  
 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  
 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  
 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  
 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  
 不害無罪擅數擊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  
 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  
 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  
 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迺疑淮南  
 王叛逆計深探其獄河南治建辭引太子之黨與初



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  
 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  
 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於是王  
 銳欲發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  
 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  
 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事大  
 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衛青而說丞相弘下  
 之如發蒙耳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  
 伍被謀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  
 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

漢書卷之七 淮南王傳 昭



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以  
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  
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  
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  
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計  
猶與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  
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  
足與計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  
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與  
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

在國中者索得云云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  
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  
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  
上曰諸侯各以廿六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  
議趙王彭祖列侯以謬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  
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  
行邪辟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背畔宗廟妄  
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  
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  
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

史記卷之... 昭

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  
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  
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  
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太后諸所與謀  
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

伍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為  
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也招致  
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  
微諫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  
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首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

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山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  
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  
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臣畫計耳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行故聖人萬舉而  
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此順天心以  
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  
不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  
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  
易之道行商賈服荒棘貢獻東甌入朝廣長榆開

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也王怒  
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  
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入也被曰臣所善黃義  
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  
有恩衆皆樂爲用騎士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  
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  
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湏士卒休乃舍穿井得  
水廼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廼度皇太后所賜金錢  
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知畧不  
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



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廼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  
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  
受几杖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  
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  
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  
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  
爲天下戮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  
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  
及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令我令緩先要成  
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

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  
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  
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州之險招天下之  
兵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  
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  
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  
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卽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  
曰畧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百雉之城結九  
章之浦絕豫章之口疆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  
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疆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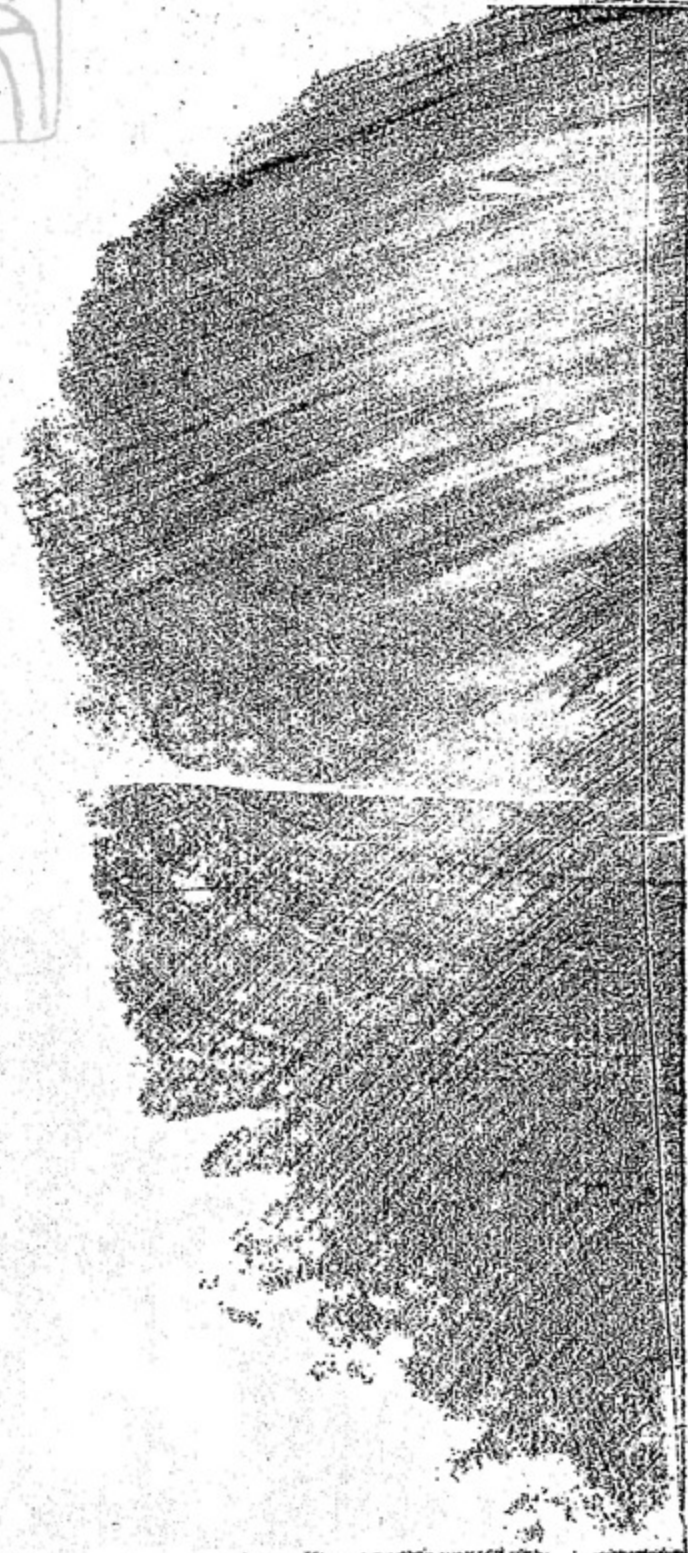
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十八  
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  
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  
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  
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吳國雖小勝兵可得二  
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  
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  
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  
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  
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尸

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  
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天使徐福入海求僊  
藥多齋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  
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  
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  
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  
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六  
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  
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怨  
亂者十室而入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帝曰姑

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天下  
響應所謂蹈瑕襲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苦  
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  
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  
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泥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  
未言聲疾雷震今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  
千里下之應上猶景響也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  
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且大王之  
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能又萬倍于秦時  
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

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身死于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微犇耶被曰必不得已被有餘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及彫罪以上以赦今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漢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微幸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後事發覺被請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七



吳郡左

吳郡左

三

所藏書

